



翻印于1985年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
许春媚 翻拍

神秘的西沙勘察之旅

天踏上海南岛180多海里的东南海面上，有一片岛屿像朵朵星莲，颗颗珍珠浮于万顷碧波之中，那就是令人向往的西沙群岛。这里海域宽阔，海产丰富，岛礁星罗棋布，蕴含着丰富的矿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更好地经营西沙、维护主权，1955年11月在海口成立了海南鸟肥公司，并派人奔赴西沙开采鸟肥资源。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海南鸟肥公司的成立，离不开一支神秘的西沙群岛勘察队。1955年的一次考察活动。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西沙群岛资源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考察，这次的勘察活动促成了鸟肥公司的诞生，也开始了新中国对西沙最早的开发和管理活动。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密封在文件袋里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纸页已经泛黄，这是一份云林精心珍藏了20多年的资料。17页的调查报告，从地理环境、鸟粪蕴藏情况、开采意见三个方面对西沙群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成文于1955年6月24日，翻印于1985年8月。

此前的5月19日，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供销社以及海南区党委农村部、供销社海南办事处、水利处、卫生处、建筑工程公司等机关抽调出13人组成勘察队，乘坐一艘机帆船，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西沙群岛的13个岛屿。考察成果总结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成为新中国对南海诸岛开发和管理活动的有力见证。

今年86岁的云林和77岁的蒙文焕都是当年的勘察队成员，与记者聊起那次神秘的勘察之旅，两位老人眉飞色舞，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一次神秘的任务

“到西沙进行资源勘察，是党中央的指示。”蒙文焕说，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隶属于海南行政区管辖内的西沙群岛还被南越当局侵占和控制。他们经常对我国前往西沙群岛捕捞的渔船和渔民进行挑衅和威胁，甚至扣押。此外，美国的飞机也经常侵入南海领空进行侦察活动。对此，党中央对如何保卫收复和开发建设西沙群岛作了战略部署，指示广东省委和海南区党委抓紧时机采取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同时进行资源勘察，准备移民开发建设。

民国时期，商人们就非常热衷对西沙群岛进行开发和经营。西沙群岛部分岛屿堆积如山的鸟粪土、鸟粪化石等类矿物质，是一种含磷、氮、钾和有机物质的优质磷肥，对于农作物有良好的增产效果。民国时期陈天锡编纂的《西沙岛成案汇编》中就记载了历次商人呈请开发西沙群岛的经过。

按照上级指示，1955年海南区党委和政府决定移民进驻西沙群岛开采鸟粪。“这是个一举三得的良策。”蒙文焕说，“移民驻岛后，既能维护国家主权，又能就近保护我国渔民正常作业，而且那时化肥很缺乏，开采鸟粪还可以支援农业生产。当时我们做过前期调查，琼东县（现琼海）潭门、青葛的渔民从西沙永兴岛带回来的日本人掠夺遗留的鸟粪肥料，对水稻等农作物有大幅度增产效果。”

1955年，13名优秀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从省、区各个机关单位抽调出来组成了勘察队，准备开赴西沙群岛进行资源勘察和敌情侦察，为保卫收复和开发建设西沙群岛做好战备。

从组建开始，勘察队的一切行动都在秘密中进行，所有队员所在单位的同事及其家人完全都不知情。时年20岁的蒙文焕在供销社海南办事处工作，负责各船备粮备水和办理出航手续等后勤工作。“接到这个任务时，领导就一再跟我强调要保密。”蒙文焕当时正在谈女朋友，一下要出岛这么久总要有个说法。于是，“被单位派去北京学习一段时间”成了蒙文焕的理由。回想往事，蒙老嘴角带笑，“在海上风吹日晒那么久，回来后都变成了‘黑人’。女友很奇怪，问我去哪了，没办法，只好再撒谎，说我‘天天游泳’才变成这样。”

乔装商人秘密出行

当时西沙群岛的珊瑚岛上有南越当局的驻军，为了防止在勘察过程中遭遇袭击，勘察队的队员们在集训时提出，想带些武器防身。

负责后勤工作的蒙文焕去找海南行署公安局的领导商量，请求发些枪支弹药。“带枪去被人家发现了不更容易暴露身份吗？况且你们才几个人，带几支枪去，打得过人家的军队吗？”公安局长当时就这样反问我。”蒙文焕说，这位公安局长建议我们化装成平民百姓去，一旦发生什么冲突，政府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勘察队全体队员经过讨论，决定听从建议。

在请示海南区党委领导后，蒙文焕去海南行署工商局办了一张私营的营业执照，公司的名称就是“海南鸟肥公司”。队长邓龙飞成了公司的经理，而其他队员的身份则是购买鸟粪的商人。

1955年5月19日上午11时30分，乘坐着从海南航管处租来的100吨位的010号机帆船，13名队员和5名船员从海口秀英港启航了。为船只导航的是一位蒙文焕特意从潭门聘请的有丰富西沙经验的老渔民。

迷航、台风、敌人侵扰

勘察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永兴岛。按照以往的经验，渔民的木帆船如果顺风顺水，一般两天两夜就可到达。但是，机帆船出海了三天，却还没有看到永兴岛的影子，船只迷航了。带路的老渔民以前没有开过机帆船，航行时按照木帆船的更路簿上的记载走，所以方向出现了偏差。蒙文焕说：“队员们都没有出远海的经验，当时心里还有点紧张。”

这样的问题难不倒世代在南海这片祖宗海里耕作的潭门渔民。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老船公观察着南



1956年3月，约有250人奔赴西沙开采鸟粪资源。 陈福北 摄

海上空飞翔的鲣鸟群的方向，找到了离船只最近的和五岛，后再从和五岛顺利地航行到了永兴岛。

“仲夏的南海，景色着实迷人，明净的蓝天，清澈的碧水，白色的海鸥，令人飘然欲醉。渐渐地在天空交界处出现了一片模糊的阴影，犹如一艘停泊在海上的航空母舰。我们终于登上了西沙群岛最大的岛屿——永兴岛。”云林在他写的《忆西沙探宝》一文中用诗般的文字回忆了登岛时充满激情的一刻。

台风，是南海给勘察队的第二项考验。刚刚勘察了几天，海南行署公安局给特配的军用收音机中就传来了会有10级台风来袭的消息。经过集体讨论，勘察队决定到附近的岛屿避风，队长和船长船员留在船上守护。“那次坚持了一天一夜才渡过了风险。当时船上没有什么防风设备，又没有合适的避风港可停，只能抛锚在珊瑚礁上，挺危险的。还好，船没有被打坏。”至今回想，蒙文焕仍然觉得很庆幸。

在甘泉岛勘察时，因与南越当局驻军的珊瑚岛很近，勘察队还被敌人侵扰了。云林说：“当时在甘泉岛上都可以直接看见对面岛上越南人的白色屋顶。我们上岛后被越南人发现了，不久他们就派了一辆飞机来侦察。我们跑进了岛上的树林里。飞机低空盘旋了几次，不敢有什么动作就飞走了。”

精心勘察为西沙开发储备资料

“每到一个岛，我们架好帐篷后会抓紧工作。”云老还记得当年的工作程序。首先是沿着海岸线进行环岛测量，然后用砍山刀砍开小路再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岛屿上的鸟粪的蕴藏深度、宽度进行测量，收集各种资料并采集标本，晚上在汽灯下整理一天的工作成果，完毕才休息。

永兴、和五、石岛……21天，13个岛屿沙洲，勘察队员们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收集到了许多详细的资料。“永兴岛，形似鸡卵形，东西长一千七百八十二公尺，南北宽一千二百二十公尺……鸟粪分布面积是一，一一九，二八〇平方公尺，占全岛面积百分之七十，除日寇掠夺外，尚有鸟粪蕴藏量二三八，七八五吨。……”勘察结束后，由云林负责执笔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中，那一行行详细的描述，一个个精确的数字，饱含了勘察队员们的心血和汗水。

没有路开路，没有井水喝雨水，洗海水澡，吃咸菜，顶着大太阳工作，个个晒得黑黑的。“我的牙刷弄丢了，还去海边捡了一支来，消毒毒接着用。”云老笑着说。

1955年6月14日，带着大量的鸟粪样品和测量资料，勘察队满载而归。经过资料整理和化验分析，有关部门得出结论，西沙群岛可以开采的鸟粪约有50万吨，而且含磷量很高，极具开采价值。

经过供销部门几个月的筹建，1955年11月，海南鸟肥公司正式成立了。同年12月，91名公司于干部职工前往西沙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次年3月，250人奔赴西沙开采鸟粪资源，他们成为新中国开发西沙的先驱者。据统计，1956年到1960年的5年间，鸟肥公司在西沙共开采鸟肥十几万吨，创产值910余万元，上缴利润180万元。

借着西沙开发的契机，中央还拨了一大笔款给中国人民银行，无息贷款给海南渔民购买机船发展生产，改变了海南渔民没有机船的历史。

移民开发成功后，1959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西、南、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和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在海口宣告成立，负责南海诸岛的开发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行使国家的主权和管辖权。这是中国历代政府在南海诸岛设立的最大最完善的政治实体。



1950年代西沙勘察队员云林。



1950年代西沙勘察队员蒙文焕。